

李少白襄助法译《离骚章句》

陈 亮

法国汉学家德理文(D'Hervey de Saint Denys, 1823-1892)是儒莲的高足,他的法文本《离骚章句》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该书不仅翻译了《离骚》全文,附有长篇的导论和注释,还有汉语原文对照^①。此文本的扉页上写有“离骚章句,德理文辑著,李少白抄书,同治八年,大法京都巴里东学所石板印”。据此,则法译本《离骚章句》的抄书人是李少白,从名字上看,还应该是一位中国人。

1874年,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神父(Paul Hubert Perny, 1818-1907)的一本匿名小册子将抄书者李少白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该册声称“德理文侯爵绝对无能力讲汉语,更不能用汉文书写6行文字或自汉文翻译”,因为《离骚章句》并非由德氏自汉文翻译的,而是转译自德文译本,还使用“捉刀人”——中国助教李少白^②。此事轰动一时,以至诉诸法律,即使多年之后仍有人提起。

显然,李少白是这段公案的核心人物,十分重要。但是,李少白何许人也?关于他的资料,我们知之甚少。清政府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1878)四月初六)曾有如下记载:

有蜀人李少白来见(名洪芳,大筑[?]人),询知居法十馀年,娶法女为妻。有世爵德理文,请其帮同翻译,闻译有《诗经》及《楚辞》诸书。德理文在学馆教习华文,其学问想亦非浅。^③

可以由此推测:李少白名洪芳,少白可能是他的字,四川人,19世纪60年代移居法国,并做了德理文的汉语助手。

不过,郭嵩焘在同年十二月初五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①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traduit du chinois*. Paris: Maisonneuve Et Cie, Libraires-éditeurs, 1870.

② Paul Perny, *Le Charlatanisme littéraire dévoilé ou la vérité sur quelques professeurs de langues étrangères à Paris*. Dédicée à MM. les Professe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Versailles: G. Beaugrand et Dax, 1874, pp. 1-23. 并参考耿昇:《试论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载阎纯德编:《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页。

③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564页。

又莫拉得那、格吕南、并得尔,及矿学总办多卜来,……及翰林院中文教习德里问,即李隆芳之东人也。①

这里提到的“德里问”即德理文,是李隆芳的东家,那么李少白之名到底是“洪芳”还是“隆芳”?笔者认为应以“隆芳”为是,因为前者是郭氏与李少白初次见面,没有仔细问明,仅仅依声记名,易生讹误,就像他记李少白是“大筑”人,实际上四川并无此地,可能是“大竹”或“大足”的音讹。后者是交往一段时间后的记录,相对准确。这一点,我们在郭氏日记中亦能找到证据。接上段郭氏日记还有:同年五月廿九日,“李少白来见”;十二月初四,“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五件”,其中有“派四川李隆芳充当供事一件”,可知郭氏为李少白谋得了一份使馆供事的差事。第二天,其东家德理文就来拜访郭氏,第三天两人又相见,谈论汉学甚洽,郭氏称“其言多足发人者”,可见李少白托郭氏谋职,亦得到德氏同意②。李少白后来在使馆任职,清人笔记中也偶有提及,如黎庶昌《西洋杂志》记载光绪五年(1879)十月十七日中国驻美参赞叶源瀚病歿于巴黎,棺柩由轮船公司运回中国,使馆“遣供事李隆芳护送至马赛上船,运至上海”③。

德理文何时聘请李少白帮助他翻译《离骚》等汉籍?笔者为此曾翻检过近代四川方志,试图找到他的相关记载,但未有所获,所以只能从晚清使臣的旅欧日记中征引材料以勾勒出大致线索和时间。我们从清人笔记中亦可勾勒出大致时间。同治五年(1866),海关税务司赫德回国完婚,清政府派遣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带领同文馆张德彝等三名学生随往欧洲游历考察。同年三月至六月期间,他们在法国与德理文频频来往。德氏两度邀请诸人观赏戏剧,其夫人又请至家中作客宴乐,甚为欢洽。斌椿称德理文侯爵“人极风雅,日以诗酒消遣,不乐仕进”。德氏曾将所译《唐诗》一书赠予斌椿,斌椿赋诗酬谢曰:

海外逢知己,清谈意倍亲。
开编追往昔,厌俗谢朝绅。
微恙劳频视,新交等故人。
客途持此册,欣喜比怀珍。④

两人惺惺相惜,诗酒酬唱,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对此,斌椿的《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有详细记载。不过,他们都没有提到李少白,可以推测李少白在同治五年(1866)六月之前还未到德理文府。

两年之后,张德彝以英文翻译身份随同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的“中

①(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46页。

②(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33,843,846,847-848页。

③(清)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423页。

④(清)斌椿:《海国胜游草》,岳麓书社,1985年,第164-165页。

国使团”出访欧美,他的《欧美环游记》(同治八年六月初二日)记载:

申刻,志、孙两钦宪携联春卿同德协理乘火轮车往布莱围庄,拜会侯爵德理文。其人富而好礼,广览华书,延川省李某为记室,《离骚》、《原道》业经翻成卷帙,亦有志之士也。是日未回。^①

德理文“富而好礼,广览华书”,颇得中国使团的认同,两位副使志刚、孙家谷带着法文翻译联芳、法国协理德善、英文翻译张德彝前去拜会,得知他聘请李少白为记室,已将《离骚》、《原道》译完。由此可见,李少白开始受聘于德理文的时间大致在同治五年(1866)六月之后,同治八年(1869)六月之前。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对德理文影响很大。1867年,巴黎举办第四届国际博览会,清政府拒绝接受邀请。德理文主动请缨担任“世博会中国专门委员”(commissaire spécial de la Chine),一手操办了此届世博会的中国展馆。他通过各种关系调动人力物力,甚至得到了曾在福州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Baron de Méritens)协助,又取得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恭亲王奕訢的支持,同时也接触许多华人华商。展后,他获得了由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和由世博会“劳动历史委员会”颁发的勋章^②。在他筹办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的前后,与华人的交往圈子迅速扩大,很有可能就在这时期物色到李少白这位通文墨懂法语的助手。这与李少白在光绪四年(1878)四月向郭嵩焘介绍自己已经“居法十馀年”,时间吻合。至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李少白由郭嵩焘举荐到使馆任职。

童文献对德理文的批评是否属实?我们先考查德理文的《离骚章句》是否转译自德文译本,即此前唯一的《离骚》西译本:奥地利东方学家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的《〈离骚〉和〈九歌〉——公元前3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③。笔者通过比对这两种译本,发现德理文译本更加详细、忠实,对原文的理解与费氏也有较大差别。例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句:

费茨梅尔译文^④

Die Weiber neiden uns're Seidenraupenbrau'n, Ihr leichter Sang uns sagt, dass Ueppigkeit ihr Gut.

①(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795页。

②参阅孟华:《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第309-343页。

③August Pfizmaier, "Das Li-sao und die neun Gesänge, zwei chinesische dichtungen aus dem dritten jahrhundert vor der christlichen zeitberechnung", *Kaiserlich-königliche Hof- und Staatsdruckerei*, 1852, pp. 1-32.

④August Pfizmaier, "Das Li-sao und die neun Gesänge, zwei chinesische dichtungen aus dem dritten jahrhundert vor der christlichen zeitberechnung", p. 8.

笔者对其译文再翻译:

女子们嫉妒我们的蛾眉,她们轻快的歌唱告诉我们,她们财产丰富。

德理文译文^①

Des hommes sans valeur se sont montrés envieux de mon mérite; De vulgaires chansons et de méchants propos m'ont représenté comme un débauché.

笔者对其译文再翻译:

没有才能的人们嫉妒我的优点,庸俗的歌谣和邪恶的言辞说我就像淫荡之徒。

德理文在脚注中说明此处用意译是为了避免晦涩难懂。他将诗句直译一遍,并解释说,中国人认为眉毛的形状和位置在脸部非常重要,拥有蚕蛾一样眉毛通常被认为是很漂亮,根据中国人的注释,诗人在此是比喻道德之美,众女则指嫉妒的奸臣和苟且偷安者。这比费氏的注释“蛾眉指很美的眉毛”详细深入得多。这样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一枚举。可见《离骚章句》并非转译自德文本,而是在参考注本的基础上根据汉语原文精心翻译而成。

至于童文献说德理文没有能力翻译汉文,请李少白为捉刀人,实在是夸大其辞。德氏早年即随名师治汉学,在1866年延请李氏之前就已经出版数种汉学著作。他在1850年根据《授时通考》编译了《中国农业和园艺研究》(Recherches sur l'agriculture et l'horticulture des Chinois),1851年又与人合作完成了毕欧(Edouard Biot, 1803-1850)的遗作《周礼》(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ou),负责最后章节的翻译。他在1859年出版了《面对欧洲的中国》(La Chine devant l'Europe),1862年出版唐诗选译集《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唐诗》是第一部在西方正式出版的唐诗法译集,德理文从《唐诗合解》、《唐诗合选详解》、《李太白文集》和《杜甫全集详注》四部诗集中选译九十七首唐诗,并附有研究中国先唐诗歌的长篇文章为序言^②。这部书填补了法国以及欧洲汉学的空白,对欧洲汉学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辜鸿铭也认为德理文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部分的一种突破,这种工作在此前后是不曾有人做过的”^③。该书在1977年由法国自由地出版社(Champ Libre)重新出版,这从侧面证明了汉学界对德理文译诗的肯定。此外,上文提到的几位中国人都对德理文评价较高,例如张德彝称他“富而好礼,广览华书”,又如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六)记载:

吉乐福、德里问来见。德里[问]学汉学甚深,云研精于此二十三年矣,言《诗经》叶韵多与今异,中国古今音韵亦自不同。……其言多足发人者。

①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traduit du chinois*, p. 16.

②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 *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 Paris, Amyot, 1862.

③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由此可以看出郭氏对德理文汉学修养的肯定。另外,德理文称“研精于此二十三年矣”,是指他自二十三年前就开始专心于汉学研究。德理文年轻时兴趣广泛,在学习汉学的同时,还翻译西班牙喜剧并撰写多部关于意大利历史的著作。但是他在1856年出版了《1793年爆发的两西西里革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Deux-Siciles depuis 1793*)之后,出版的著作就集中在汉学领域,除了1867年的《梦及操纵梦的方法》(*Les Rêves et les moyens de les diriger*)。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六已是西历1878年岁末,德理文此时说自己“研精于此二十三年矣”,向前可追溯到1855年岁末,这与德氏将精力集中于汉学研究时间大致相当,可见德理文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德氏研究汉学历时已久,此前已经出版汉学著作多种,可见他已经具备翻译《离骚》等汉籍的学养和能力。

1873年,儒莲逝世。1874年6月1日,德理文被正式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他是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共同提名的惟一候选人,但这项决议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觊觎该职位的童文献对此深感不满,于是他匿名刊印了那本小册子,攻击德理文不称职。童氏也为自己的诽谤行为付出了代价,于1874年9月30日被凡尔赛的轻罪法庭(*tribunal correctionnel*)判处500法郎的罚款和6个月监禁,后提出上诉获减至两个月^①。

《离骚章句》译文相对忠实准确,注释详细赅博,在学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译者首先直译出原作的字面意思,对于人物、地理和植物等专有名词一般都用音译,然后在脚注详加考证解释,并阐发其隐喻含义。例如“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一节,译者在注释中介绍了文中出现的香草,并指出它们还有比喻等修辞意义,最后引用前人注释概括文意。根据译者在书前《初步研究》(*étude préliminaire*)中的提示,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些注释主要来自朱熹《楚辞集注》等四种注本^②。这些数倍于正文译文的脚注,大大增加了《离骚章句》的学术含量,以至于得到后来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推崇,他的《〈离骚〉及其作者》一文充分参考了前者的研究成果,提及德理文竟有8次之多。中国先秦典籍由于时代隔阂,文句艰奥,注释繁杂,早期的欧洲汉学家又缺乏必要的工具书,所以在译书过程若能聘请到中国助手帮同翻译则能大大提高质量,即使博学如理雅各,也曾邀请王韬不远万里到苏格兰帮助他翻译中国经典。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曾高度评价中国文人对西方汉学的独特贡献:

中国人之精博母国典籍,读破万卷之能力,当然实皆与西方人士不同的……在当日之下,有许多关于汉学的著作,当然德国汉学的著作亦不

①Henri Cordier, “Paul Perny, 童 To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07, 8 (1), p. 125.

②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traduit du chinois*, p. xi.

在例外,这些著作,如果没有中国方面这样做在了前头的或同时协助的工作,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①

中国学者熟稔汉语文献方面的优势,正好弥补西方学者的不足,所以德理文聘请李少白为助手。《离骚章句》一书能较好地参考数种旧注,释义详赅,较为准确,自然与李少白的帮助不无关系。李氏之于德理文,亦如王韬之于理雅各、唐复礼之于沙畹,乃中西文化合作之佳例。李氏是法译《离骚章句》的一大功臣,惜德氏未能将李少白之功表明,故贻人口实,有此掠美之讥。今人读是书,见此“抄书”二字,应明白其中的这段掌故。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①(德)福兰阁:《现下在德国之中国学》,《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1卷第2期,第10-12页。转引自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81页。